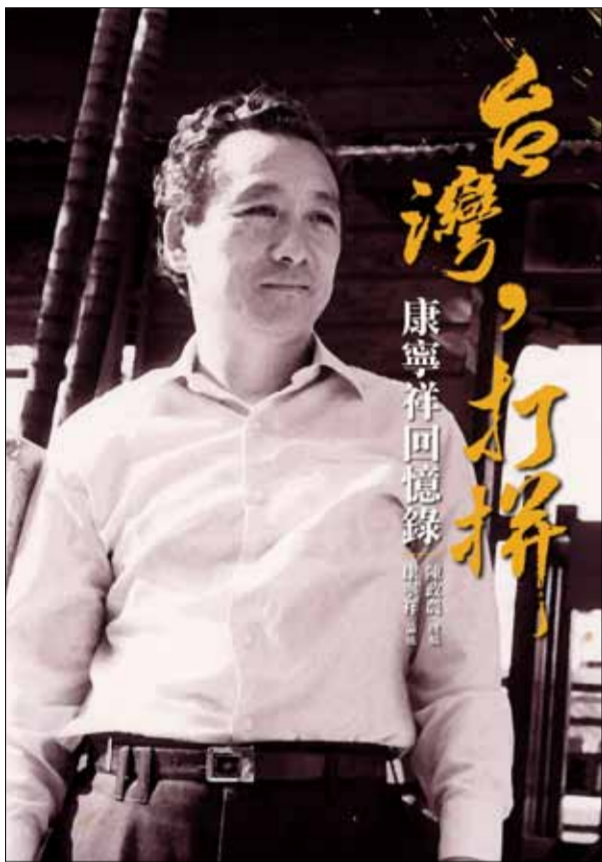


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

老康，我們謝謝你！

◎南方朔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乃是台灣許多名人常喜歡掛在嘴上的口頭禪。

但是時代的風潮來來去去、人起人落，真正「始終如一」的其實並不多。有些人立場曖曖昧昧；有些人未發是一個樣，發了又是另一個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只不過是他們的道德包裝紙。我看人已多，在台灣真正稱得上「始終如一」

的不多人裡，康寧祥可以說是一個質真價實的經典人物。他對台灣有著一種素直的情感關懷，他對自由民主更是執著不變。他對台灣人的主體認知，很有雖千萬人而吾獨往的壯志，雖然從一九六九年擔任台北市議員起，他已在台灣政壇四十餘年，但他的本色可謂毫無改變。在他一個人的身上，就縮影了上一個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波瀾壯闊大半的過程。到了今天，台灣新一波民主運動又再蓄勢待發，就在這個時刻，《康寧祥回憶錄》的出版，遂顯得格外有其不凡的意義，它是本承先啓後的個人歷史，更是部集體的民主運動史，它是「典型在夙昔」的最好見證。本書特別值得年輕一代閱讀，它讓人知道，自由民主不是被賞賜的，需要一代代的能人異士和平民大眾前仆後繼的去抗爭、去努力。台灣的歷史仍在書寫中，更需要新生的一代，本於上一代的勇健精神，寫出更好的歷史。相信《康寧祥回憶錄》一定會帶給人們振袂而起的啓發。

康寧祥不是個天縱英明的自然領袖。他祖居桃園大園，世代務農，只能算是個小租戶的自耕農，到了他的父親康振福這一代才遷來台北，從學做餅到開餅舖。但他雖不是出身知識家庭，只是個萬華小孩，當地的本土前輩卻在很早就對他發揮了啓蒙般的作用。他大學畢業，做了七年中油的加油工，於一九六九年競選台北市議員，投身民主反對政治。

一九六〇年代，乃是台灣民主發展相當重要的前置期，嚴厲的白色恐怖走到尾聲，新的本土聲音開始胎動，康寧祥的出任市議員，緊接著又於

一九七二年進入了立法院，可以說是民主反對運動重要的改變。台灣以前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支系，一個是起源自自治時期「文化協會」的本土反抗運動，這個支系成爲本土人士的參政運動和文化運動，它在國民黨的大中國意識形態控制下相對極爲弱勢；另一個則是主要以外省人爲主的知識份子運動，它在知識份子和校園間存在，但因未與本土群眾合流，因而對台灣社會無法發揮有效的影響力。

而康寧祥對台灣民主反對運動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很有遠見的，把這兩個支流匯整了起來：

——他從問政開始，就受到這兩個支流的重要人物，如郭國基、郭雨新、巫福永、王詩琅、齊世英等人的協助，他知道本土運動必須和知識份子運動結合，才可能壯大持久。因此他從政以來，無論問政的方式、提出問題的角度，都非常強調本土意識和歷史及知識的縱深，這對以大中國意識欺騙人民的國民黨當然發揮了很大的破壞作用。

——康寧祥從政以來始終一貫的著重新知識分子的培養，過去在台灣發揮過知識分子領航作用的《台灣政論》、《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首都早報》都是他所創辦的。他培養出了一、兩個世代的新知識分子，一種新的文化認知因而在台灣形成。

——康寧祥在一九七二年在台北市以第二高票進入立法院後，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問題意識與問政風格，他真的帶動出全新的反對傳統。因此，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四日的美國《時代雜誌》遂將他列名一五〇位未來世界領袖之中，是台灣唯一的代

表，由此可見他的國際評價之高。那個時候，國際社會其實已預估到台灣民主反對運動的即將勃然而興，外國肯定康寧祥，其實是樂觀期待台灣的反對運動，康寧祥只是代表。

而的確，從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的確是台灣民主反對運動波瀾壯闊的年代，那個年代台灣的黨外雜誌空前發達，黨外的選舉也快速成長，接著又有中壢事件，最後又發生高雄事件和大逮捕以及軍司法大審。這些事件證明了壓迫手段的無用。愈壓迫，人民愈奮起，最後是黨外「公政會」的成立，以及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民進黨的成立。延續著這股民主的動力，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死亡，強人不再，二〇〇〇年始有台灣首次政黨輪替。

我生而逢辰，當親眼見證了從一九七〇年代以降台灣民主運動坎坷艱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壯志未酬身先死；有些人立場反覆而中間變節，看多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我到了今天，反而更佩服康寧祥那種始終如一的情操。當年有一段時間，黨外的各路人士馬批康甚力。而今事過境遷，那些批康的人而今安在哉？民主反對運動的參與，需要勇氣，需要判斷事物的智慧與見識，更重要的是要有忠於信仰的情操。時間過得愈久，康寧祥的情操愈來愈突出，這個萬華出身的小孩，已無愧無憾的面對了他的人生。

《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的出版，乃是戰後台灣民主運動的一段總結，康寧祥無役不與，他是最有資格寫這段回憶的人，到了今天，深化民主的新的運動又到了再出發的時候，撫今追昔，康寧祥所做的貢獻更加歷歷在目，可供後人效法。老康，我們謝謝你！

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論紅樓夢

◎李劫

在漢語語言文化歷史上，我認為有二本書是天書，一本是《易經》，一本則是《紅樓夢》。有關《易經》，此生也許只能敬畏而在闡釋上卻唯有望洋興嘆而已。所幸的是，與《紅樓夢》倒是頗有緣份；不僅是對小說的整個氣脈，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細節，我都能有心領神會之感。當然，這種解讀和闡釋具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悲涼，不管行文如何激昂，總也抹不去這樣的蕭瑟。

我不知道整個文化輪迴將如何了結，或者說如何走向，此係天機，如我等凡夫俗子無以揣度。然而，就已經出現的種種文化跡象而言，我想人們或多或少總有些許感受吧！諸如王國維之死，陳寅恪所著《柳如是別傳》，等等。在我去年寫的那篇〈悼悼《柳如是別傳》〉一文中，深感從《紅樓夢》到王國維再到《柳如是別傳》之間的文化氣脈之衰微。遺憾的是那篇文章在今年的《讀書》第4期上發表時被刪去了十分之七，致使許多讀者沒能理解我的感觸。在我看來，王國維自沉昆明湖與賈寶玉最終懸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仆後繼似的一致性；而陳寅恪爲柳如是作傳與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推出大觀園女兒世界又是一個息息相通的歷史性呼應。審美向度的嚴重闕如和人文靈魂的空前缺席，使歷史的敗落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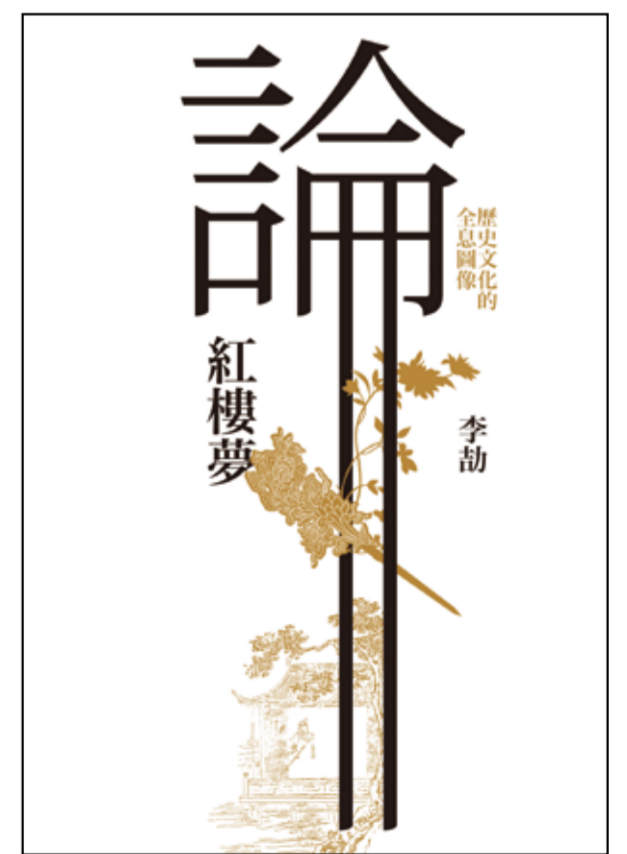
無以復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覺者不得不首先承擔死亡的命運。

然而，文化氣脈的這種走向，從另一個角度說來，似乎又是一種復興的跡象。因爲不管如何的衰敗，整個文化依然氣息尚存。說中國歷史有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是一個方面，但在另一個方面，整個歷史文化也確實具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歷史上游牧民族的二次入主中原，結果都在軍事征服之後不知不覺地走向文化上的同化。佛教的傳播，則產生了禪宗那樣的文化命脈；近百年來西方文化的挑戰，是否也爲漢語文化提供了一個歷史的契機呢？本世紀以來，漢語文化經受了二次空前劫難，一次是三、四〇年代來自日本的軍事入侵，一次是六、七〇年代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狀態頑強地存活下來。及至當今重新陷入毀滅性的境地時，我想還會度此一劫的。但爲此有必要提出一個文化救亡的課題。

儘管救亡一說，因爲歷史原因，已經十分可疑。任何有關拯救者角色的扮演，最終總要走向美好願望的反面。但目前除此之外也想不到其他說法表述身處淪喪年代的心情。在《聖經》中，上帝用洪水解決了人類的墮落。但如今上

帝何在？也會訴諸洪水麼？抑或大火？原子彈之類核武器的發明是否意味著上帝之於人類的第二次懲罰？……也許等到答案降落時，人們都來不及「哎喲」一聲。至於諾亞方舟的啓示，在我的理解也只能訴諸文化空間的重新構建。儘管如今似乎人人都在爭相滿足物質慾望，但真正能夠發洩物欲的機會還是壟斷在少數人手裡。這就好比1966年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的集會歡呼，等到事過境遷，人們才會發現空空蕩蕩，並且爲自己的盲目而感到好笑。愚昧的民眾總是樂於成全權杖的魔術，十分自覺地投身一次次虛假的歷史遊戲。他們實在應該時時重溫〈好了歌〉的告誡，以便保持一種做人的清醒。

《紅樓夢》的闡釋作爲一種研究，其置身的領域已經相當不堪，濁氣熏人。好在我從來不曾相信過那些鬼頭鬼腦的說法。爲自己的解讀在心靈上留出了一片純粹的餘地。即便我的闡釋毫無價值，我也爲那樣一片純粹而感到驕傲。從研究毛澤東現象到闡釋《紅樓夢》，在我是一個全新的轉折：站在新的基點上，不免有一覽衆山小之感。也許這種感受不無孤寒，但至少使我獲得了一種學術方向。由《紅樓夢》向上追溯，可進入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學的重新考察，從而



理清漢語文化的歷史脈絡；從《紅樓夢》向下展開，則可縱觀中國晚近文化歷史的大致走向，從而著手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於基於《紅樓夢》所提供的歷史文化全息圖像去觀照西方文化，則可對西方文化從希臘時代到二十世紀的演變歷程有一個極具參照意味的觀察。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我們正身處一個意味深長的年代。當黑夜黑到深處時，黎明也就開始了。

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四個老師

◎廖亦武



我生於中國農曆的6月19，據老人們說，這是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得道日，一個大日子。可接踵而至的卻是1959到1962年的可怕饑荒，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已去世的父親曾回憶說，我一歲多就渾身浮腫，小雞雞透亮，連哭的力氣都沒有。多虧成都牛市口一個老中醫，才起死回生，撿了一條小命。父親還說，老中醫的辦法是先消腫，後補充營養。於是在幾個月內的每天早晚，我被架在一口熬著各類草藥的沸騰的鐵鍋上熏蒸，將體內的黃水一滴一滴逼出來。

就這樣，饑餓成爲我的第一個老師，追隨我

長日將盡

這裏的秋天還是美的，天空碧藍，陽光明媚，大人孩子只著一件薄毛衣或一件不太厚的外套就蠻過得去了。世界上的事情雖然充滿了不平，老天爺卻是唯一的公道主兒，他把陽光分灑給每一個人，不管他今天早上喝的是牛奶、吃的是丹麥飽還是整個兒一頓棒子麵兒粥加老鹹菜。

從大西北回來整整三年了，這三年裏甚麼活兒沒幹過！冬天熬冰糖葫蘆，夏天賣冰棍兒、揀廢紙。最近這一年販上了水果，苦、重，可是賺得不少。熬到今天，終於可以在南城公園兒的農貿市場裏占上一席之地了！這個農貿市場可是全北京市最大的一個，從公園東門繞著東牆、北牆一直綿延到北門，足有二里多地。一人多高的鐵柵欄把車水馬龍的大馬路和人行便道隔開，裡邊兒兩排小攤兒，一排靠著公園的紅磚牆，一排貼著鐵柵欄。小攤兒緊挨著，擠得下不去腳。兩排攤位中間倒留下了挺寬的走道。每天一清早到日頭落山，人流不斷。趕上禮拜，更是擠得回不過身兒來。可不，城裏人過日子能指望那空蕩蕩的國營菜站嗎？瞧咱們這兒，小蔥挺著脖子站在案子上，唄兒綠。再瞧那高莖，肚兒滾圓，小棒槌似的。剛謝了花兒的小黃瓜帶著滿身的刺兒，透著鮮亮。西紅柿個個擦拭得乾乾淨淨，整齊齊堆成小山，紅亮亮的。

就在西紅柿和黃瓜的中間兒，張寶治架起了他的案子。案面兒高低不平，他讓妻子秀娥把一條舊床單染成深藍色，漿得平平展展，鋪在了案子上。小心翼翼，從大筐裏捧出那包著白綿紙的大雪花梨，每九個排成一個方陣，上面加四個，頂上再加一個，成金字塔形。雖然包了紙，金色的大梨還是透出陣陣的甜香。三個金字塔擺好了，再從案子底下抽出一塊紙板，用個小棍兒支在案子上。仿宋大字「雪花梨三斤一元」。那字兒見角，跟他那張顴骨凸起的臉、只見直線不見曲線的肩頭、胳膊肘兒、膝蓋頭兒，一個模樣。

昨天晚上，西城「小老大」趙玉生跑來通知他，已經「打點」了農貿市場的管理員，自即日起，張寶治可以代替「小老大」在農貿市場裏擺攤兒了。稅自然是照繳不誤，不過，騰出了玉生那麼一雙快手，不管是跑運輸還是街頭流動，都比張寶治強得太多啦。

渡過整個童年，這雖然極大地影響我的發育，令我反應遲鈍，四歲左右還舉步維艱，卻磨礪了我的胃口，並最終確定了我的寫作路數。

我剛上小學時爆發了文革，家庭解體。母親帶著我和妹妹從川北小城鹽亭擅自遷往成都，寄居曾是國民黨舊官太太的二姨媽家。再接再是無數次搬家，無數次盤查，記得9歲那年，母親還在深夜被當作逃亡地主帶往當地派出所關押審訊。自此，「黑人黑戶」這個中國特有的名詞烙入我的心靈，成爲我的第二個老師。乃至多年以後，我還在這個「老師」的嚴厲管教之下。爲了洗刷與生俱來的恥辱，也爲了清理各種階段各種情緒糾結在一塊的「師生關係」，我自甘沉淪於更深的恥辱，觸摸了更多更廣的「黑人黑戶」，知識界將他們或我們定義爲「沉默的大多數」。

我自命爲「時代的錄音機」，寫出了《中國底層訪談錄》，因此觸痛了中國官方的神經。他們想不到考量作者黑人黑戶的特別背景，儘管我已公開招供：這是一本傷痕累累的「無恥之書」，在血腥、苦難及羞辱之下，我們仗著無恥才活下來。才有了螻蛄一般忙碌的日常生活。

我的第三個老師是居無定所。由於文革的衝擊，家庭成員天各一方，我曾淪爲流浪兒。爬車、混飯、當童工、偽造出行證明及公章、在山道上長途奔走、寄居於極端貧困的農村親戚的茅屋，還好沒有淪爲乞丐和小偷。因光陰虛度，我在文革結束後的四次高考中，均落榜。第五次得到官方作家協會推薦，免試入武漢大學作家班，卻因早年養成的遊蕩惡習，屢屢違規，竟遭開除——這不間斷的「超常教育」的刺激，造就了我野狗般的詩人天性，在整個一九八〇年代的青春歲月中，我跑遍大

◎韓秀

「小老大」實在是個人能人，他的母親就更不是凡人能比的了。

早年間，玉生的父母開著一間祖傳的膏藥鋪，不要說腰痠腿疼貼上就好即便是傷筋動骨、鼻歪眼斜，也是不在話下的。那個年頭兒，可真有人不遠百里跑來求這一貼就靈的膏藥呢！一九五〇年「鎮壓反革命」，玉生的父親竟被人告下了，罪名是「一貫道壇主」，不容分辯就被槍斃了。玉生的母親看著背著槍的公家人將那一紙「判決書」甩在了桌子上，並不言語，轉身進了熬藥的小屋。丈夫不在了，妻子背上沒滿月的兒子頂門立戶接著熬那黑漆漆的藥膏子。兒子，就在這煙熏火燎的草藥霧障裏長大成人，不說是練就了刀槍不入的金剛之身，可也實在是結結實實，一拳打在泥地上，挺深的一個坑。十四歲的少年人，不忘殺父之仇，找點碴兒就跟對門楊家的街道積極分子橫眉立目的。從小母親就告訴他，楊家的老妖婆氣不忿兒趙家的祖傳絕技，告了那一黑狀。

手起拳落，仇人少了一隻眼。仇人的兒子抄起菜刀拼命，一刀下來，玉生肩上留下了三寸長的傷口。警察來了，赤手空拳，不滿十八歲的玉生占了理。那個已經年滿十八歲、手使凶器的傢伙正好作爲「階級鬥爭新動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裏被判了刑，發邊邊睡。因爲「打架鬥毆」即將被送去「少年管教所」接受「管教」的趙玉生也站到了公安局的審訊室裏。

「你的後臺！老實交代，是誰指使你打架鬥毆？」

「沒人！那老太太欺人太甚，欺負我家孤兒寡母。我得告訴她，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瞧瞧，把人家一隻眼睛也打瞎了，還兔子呢。」警察們嘻嘻哈哈地也笑了。

正笑著，一聲喝問，「你爸怎麼死的？」猶如一把刀子從腦頂上直插下來。

少年人朗聲回答，「政府槍崩的。」

「甚麼罪名？」

「一貫道反動頭目。政府說的。」

「政府怎麼知道他一貫道？」公安人員迂迴包抄過來。

少年人氣定神閒，「政府明察秋毫，甚麼事兒

江南北，像西方的現代派文學前輩那樣，寫詩、朗誦、打架、辦民刊。這種種混淆的印戳嘍哩嘍蓋在後來的文字和生活裏。

跟著我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夜同步朗讀了《大屠殺》，由於在詩歌裏再次狂叫：漢人沒有家了！家是一個溫柔的願望！讓我們死在願望裏！以此反抗第三個老師強加給我的靈肉的絕對「居無定所」，第四個老師——監獄——就適時亮出它的鐵血面目。我的被捕現場叫「牛角沱」，國家在牛角兩端事先埋伏了一二十名勇猛如公牛的警察，整個過程可以拍成一部圍剿超級殺人犯的短片。如此隆重的招生工作實在出乎我的意外。跟著是搜身，還沒回過神呢，我這個滿懷文學野心的壞學生就叫按翻在收審所的樓道，刷光衣褲。讀者以爲會兌現一頓私塾內常見的懲戒板子吧？不，是筷子掏屁股，偵查那深處是否隱瞞異物。

緊接著的敘述是一本叫《我的證詞》的回憶錄。爲了持續感恩我的第四個老師將我從詩人壓縮成證人，過去、現在和未來我都會牢記自己的「新生」。感恩監獄，讓我與那麼多的死刑犯、反革命、人販子、農民皇帝、江洋大盜、江湖騙子朝夕相處，正如右派詩人流沙河所說，這是一種特殊的福分，我的青春寫作方向被徹底轉折。

我的最後一位老師仍是監獄，雖然我已出獄多年，但還被囚在無形的大監獄中。我做夢都在逃跑，醒來時腿肚子抽筋；我做夢都在大叫「不要做中國人」，可不得不睡在中國的這張床上；我熱衷於替別人出謀劃策，設計越境方案，自己卻習慣坐在這兒，過「思想犯罪」的癮。由於想法野、腳野、不得不與警察打交道等因素，我已離婚兩次，十多次申請出國護照被拒絕。祖國果真這樣愛我，

不知道？」

警察們交換著眼色，這小子，真有兩下子，居然應對如流。

「你媽告訴過你甚麼？」警察不再兜圈子。

「我媽一個老娘兒們，除了熬藥，受苦受累送我上學，她還能說甚麼！」他一臉深沉，挺飽已地跟警察說，「實話跟您說吧，我媽是受苦的命。我家的兒，我說了算！我老大！」

就這樣，打從十四歲起，「小老大」的名聲響遍了西城，學名「趙玉生」反倒鮮爲人知了。

少管二年，「小老大」在少年管教所裏越發地長進，練出了真本事。被他的拳頭收拾出血的也都是貨真價實的壞胚子，有人還送了他一頂「正義之神」的高帽子。

玉生的母親，這位一聲不吭、吃苦耐勞的女子，心思細密。一九五六年鬧「公私合營」，膏藥鋪變成了公家的，熬膏藥的技術卻還是她絕對不肯交出的真功夫。上級讓她帶徒弟，她滿口答應，火候到了要緊三關的時候，她支走了徒弟，一個轉身兒，做完了節骨眼上的活。七、八年過去了，徒弟換了兩打，沒有一個學得了真本事。趙家膏藥的真正傳人還是趙玉生。

一九六六年，那過了一百年，中國人還是忘不掉的血腥日子。橫掃一切的大風暴把「小老大」掃到了青海。理由很充分：犯有前科，流氓意識濃厚，常常打架鬥毆，不適於留在內地。

楊家老太太這個時候已經不只是街道積極分子，她已經是街道造反組織的小頭頭，在把即將少管結束即將返鄉的趙玉生送往大西北這件事上，楊老太太起了關鍵的作用。她實在是太得意，太稱心，太想看到玉生母親絕望的淚水了，她居然親自將這個消息帶給了一心盼望兒子返家的母親。

這個時候，多年來，把滿腔悲憤強壓心底的母獅終於跳起來了。兒子再也回不來了，她再也不必忍氣吞聲。她端起滾燙的藥鍋直接地扣到了毫無防備滿臉燦笑的楊家老太太的頭上。

未等頭上臉上的燙傷結痂，楊家老太太糾集了職業打手們在一個深夜對趙家不屈的寡婦進行了殘酷的「教育」。多年以後，泥地上還留著暗紅的血跡。那血跡向玉生傾訴了街坊四鄰絕對不敢吐口的全部實情。

擔心我這類野狗一去不回？還是當年逮過我的專案組成員搖身變成出入境管理官員，對昔日囚徒一往情深？不太懂。我只有寫，除了寫還是寫。因爲寫之外的活法空虛、無聊、漂浮、失憶，近乎慢性自殺；而寫，卻是苦難，沒完沒了的苦難。

一晃又好幾年，底層故事一個接一個，完成或正在完成。我一再對自己說，不要幹了！誰不想有個家？連他媽的野狗都想有個窩。可這是命，是來自上天的無形的將自己往前推的力量，掙不脫的。

而此刻，伴隨我成長的朋友和敵人，都如冬日的陽光，籠罩在我的肩頭。第一位老師饑餓，感激您，儘管我如今不缺吃，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亂世的擔憂已根深蒂固，自由的饑餓遠比生理的饑餓燃得旺盛；第二位老師黑人黑戶，感激您，因爲我已做了20餘年人戶分離的黑人黑戶，在自己家裏被盤查暫住證多次。這種無可奈何的屈辱感一再轉化成寫作的養料，讓我從地位和情感上把自己等同於底層民衆；第三位老師居無定所，感激您，一轉眼，又幾年沒在固定的房頂下好好待了，衣褲個個月月沒換，特別是襪子，脫鞋就有味兒，這把歲數還和年輕的流浪漢混，沒指望了。但這也是生活，比我翻山越嶺去追訪的老地主強多了，他們一輩子沒走出山窩窩，不照樣任人宰割、豬狗不如嗎？第四個老師監獄，感激您，經過大半生的改造，我已遵照改造機關的要求，脫胎換骨，成爲新人了。爲了報答您，我以異於常人的充沛精力，尋訪了三百多個「被壓迫者」，記錄了不見天日的中國，成爲令警察頭痛的「著名地攤作家」。

一九七八年「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趙玉生回家了，滿臉是疤的楊老太太不但繼續在「小腳偵緝隊」裡呼風喚雨，甚至當上了街道勞動服務公司的顧問。藉口供銷渠道尚未打通，名傳千里的膏藥鋪還是開不了張。幾經周折，「小老大」終於加入了「個體戶」的行列，作起了水果生意。

趙家寡婦十多年前就焚屍揚灰了，只有她的鮮血浸透了的泥地是唯一的紀念。楊老太太軟硬兼施要攆「小老大」搬家，先是壓，說甚麼擴建街道工廠需要地皮。然後是哄，說是在新的居民樓裏給他一個單元。「小老大」根本不搭理她，買了一車好瓷磚，找上幾位鐵哥們兒，一夜之間，漫了地，翻修了房。老天親見，玉生那從不輕彈的淚水是怎樣傾瀉到泥地上和母親的血匯在了一起，被嚴嚴實實地封在了瓷磚下面。

他立誓，「永不搬家。趙家的子子孫孫要永遠伴著母親她老人家。」

楊老太太籛笑了，「瞧好兒吧！趙家的臭小子，早死你！」

世上的事情就這麼奇怪！張寶治的小妹妹，皇城根小學漂漂亮亮的女教師就那麼高高興興地蹬著平板車，拉上鋪蓋卷、熱水瓶，搬進了趙玉生的家。小兩口兒把一張大紅的結婚證書裱起來掛在鋪了瓷磚的堂屋裏，整天歡歡喜喜甜甜蜜蜜。楊老太太的血壓節節高升，再也下不來了。



邊境

◎沃伊切赫·古瑞斯基 (Wojciech Górtcki) / 著
粘肖晶 / 譯

故事有關亞賽拜然、喬治亞和亞美尼亞這三個前蘇聯國家，他們目前正致力於建立獨立的國家地位。喬治亞和亞美尼亞在幾世紀前曾為繁榮的王國，卻受環伺的強鄰所粉碎。亞賽拜然不曾以統一國家的形式存在（除了1918-1920年這段時期之外），但在證明自身存在的權力時，往往樂於提到過去。

亞賽拜然人、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多半都不懷疑他們屬於歐洲。

我於上世紀九〇年代初開始造訪這些地方，當時這地區被稱為外高加索（如今最常被稱為「南高加索」）。新興國家的誕生伴隨著戰爭、造反和政變，黑社會在此蓬勃發展，匪盜橫行而貧窮蔓延。後來簽訂了停戰協議，匪盜的財產受到合法化，國家的貨幣也得到強化，繼之而來的是脆弱的穩定期。當然，我們在觀察喬治亞於2008年時發生的慘劇時，可發現「歷史的終結」（註：杭亭頓的觀點）並未出現。

我曾多次到過喬治亞和亞美尼亞，更在亞賽拜然住過五年，基於此因素和其它結構性的考量，我將亞賽拜然自成一篇，而喬治亞和亞美尼亞則合成一篇另述。

《邊境》可說是《高加索星球》這本書的延續，該書的焦點在北高加索，尤其是俄羅斯聯邦中的山地共和國。

沃伊切赫·古瑞斯基

書摘：

「你自己到不了的」，克林提出警告，「出城後向南走，你會經過往洛克巴坦的第一和第二個出口，然後是往普塔的出口。一公里後出現一條往右轉的泥土路，我們就在這條路上見。」

從市中心最好是走石油商大道，接著穿過百沃弗，此處的沙皇監獄仍開放著，史達林曾在此服監，之後前往斯伊霍沃。

「巴庫郊區非常廣闊、景色如畫且充滿異國風」，半世紀前，瓦茨瓦夫·庫巴茨基 (Wacław Kubacki) 如此寫道。「堆疊、條編、修補；蘆葦程、麥稈和棚屋；極端的宿營地，由鐵板、電線、破魚網、扯裂的袋子、紙箱、繩索和碎裂茶箱湊合成的整體。以『可用』廢棄物建成的七彩城市，自得自在。」

這個世界四十年來，或者可說是四百年來一成不變，只有使用的材料改變，到處充斥著來自暴發戶的豪華領地及膨脹消費下產生的塑膠垃圾。貧民窟就堆擠在擁有吸引人的水療中心和私人沙灘的優雅旅館及飯店圍牆後面，那兒住著西方的石油從業人員，他們是鑽井平台、抽油站、油輪和油管方面的專家，他們在自己國內享受不起這樣的奢華生活。在亞賽拜然決定將石油輸往西方後，旅館及飯店業在近幾年間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名字大多取為：「巴巴多斯」、「拉瑪達」、「新月海灘」等。

最後我們穿過旅館和貧民窟，就此離開巴庫。左方可見裏海，但無法到達岸邊，海岸被鉅大的產業所佔據，包括造船廠、煉油廠和一些共產主義高峰時期所建的工廠，現今已被現代化，但難以進行改造，將之拆除重建可能要容易些。在糾結的管路和生鏽的廢鐵堆中，廠房及大型集油槽間穿插著石棉瓦蓋的屋子，人們就在此生活。（類似的房子我曾在巴瓦罕和畢比埃伊巴特的老油田中見過，它們被閃著光澤的油池所圍繞，要走過必須鋪上木板，這些都是首波石油潮的遺留，就如同高爾基筆下的巴庫，地獄的樣貌應就是這樣了，就算給契訶夫百萬盧比，他也不願住在這兒。

右側鐵道外點綴著戈布斯坦斯克的錐狀山峰，植被稀疏的草原上有稀疏的草、灌木、梗草，路邊放牧著白、灰、棕和黑色的綿羊群。

土壤和其上生長的植物皆呈褐色，為太陽曬焦，佈滿灰塵。在庫拉河入海處的薩里揚努夫附近，顏色才明亮起來，而鮮綠色則得在三百公里外的伊朗邊境，屬亞熱帶的塔利什才見得到（至喬治亞邊界的距離為二倍，由埃拉特向西行，然後通過庫拉低地及小



高加索山脈側邊），今天的目的地比較近，距巴庫二十多、至多三十公里。

「喬治亞和亞美尼亞靠黑海和安那托利亞與古歐洲及之後的拜占庭維持聯繫」，卡普欽斯基 (Ryszard Kapuściński) 在《柯爾克孜下馬》一書中寫道，「他們自此接受基督宗教，抵抗伊斯蘭在這片土地上的擴張。」「歐洲對亞賽拜然的影響則變弱，成為次要。高加索山及亞美尼亞高原形成歐洲與亞賽拜然間的屏障，亞賽拜然的東部漸入平原，交通方便且地勢開放，使亞賽拜然成為中亞的前哨站。」

克林在一輛老拉達中等著，如此破舊不堪的車讓他羞於開上路。車無前燈和後視鏡，車後玻璃也以夾板取代，而前方的擋風玻璃在幾經破壞後，僅勉強維持於原處，扭曲的車輪在沙上留下歪曲線條，彷彿成千醉漢騎自行車自此經過，大概連最貪腐的警察也不放過這樣的破車，不過克林也沒錢賄賂。他將拉達車開到十字路口，然後伺機而動，有時他開車運幾袋煤球或幾串香蕉，不過路程僅限於公路到家和家到公路這一段。

我們跟著他，道路緩和地蜿蜒而上，深入戈布斯坦斯克山區，很快地海岸就自眼前消失了。老實說，這根本不能說是山，此區的山丘不過三、四百公尺，往西走山勢才逐漸走高，在午後的陽光下，它們看來像是征服月球或討論火星生命等影片中的荒蕪場景。這些山丘除了覆蓋其上的稀疏雜草，和我們行進中的道路外，一無所有，連棵矮樹或較大的石塊也沒有，毫無人跡，似乎連鳥也不飛來此地。我知道這只是錯覺，草叢中必盤旋著蛇和無以計數的昆蟲，而數公里外即是造船廠、煉油廠和連接巴庫、德黑蘭及第比利斯的公路。手機可通。我還是直覺地檢查了油箱和飲水量。

都怪那些錐狀山丘。這裡有半數的山為休眠火山，它們並非沉睡，感覺像緊張的午後小睡，附近是活動旺盛的活火山群集地，每隔片刻就吞吐出帶鐵味的冷泥，高達數公尺，但也有高度僅數公分的微火山，其實是地表的開口，自其中吐出泥濘的泡沫。最大的火山可將泥柱拋出數百公尺遠，幸好它們隔幾年、甚至幾十年才爆發一次。

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附近的山洞中發現了大量的岩畫，至少有數千年的歷史。相信古高加索和斯堪的那維亞有關聯的托爾·海爾達爾 (Thor Heyerdahl)，在此找到類似維京船的船圖。

山洞外數公里處的山中隱藏著加爾亞圖伊皮爾 (黑騎士)。皮爾為聖地，是民族的神聖之所。皮爾最常指的是聖人之墓（波斯語中意味神聖、鬍鬚半白的老者），但在阿爾提翁島則以崇拜隕石為皮爾，而薩比拉巴德以崇拜蛇為皮爾，在距離度假勝地「Green Village」和「Cardinal」相鄰的那布拉南，皮爾指的是樹叢。被葬在天然石窖中的神秘騎士，應該是位隱士、蘇菲僧長或當地的羅賓漢吧！經過加固的墓穴當繞三圈而行。「偉人，強壯的皮爾。」墓穴的看守人這麼對我說。什麼時候的人？「三百年前，或者千年前吧！」我因好奇而沿著碎石路找到這裡，路就在皮爾這兒終止了。守墓人還告訴我，必須將石塊往鄰近的岩石上扔，如果停在某個缺口上，祈求就會獲得成全。我照著投去，不過石塊滾了下來，嘲弄我想像的意向。

戈布斯坦斯克山的另一隱藏處在火山環繞的山谷間，山谷本身看來就像個火山口，蘇菲·哈密德墓地也在此展開。傳說，哈密德死後屍體被放在駱駝上，之後駱駝停下的地方就成為他的葬身處，此為聖者的旨意。那已是古早時候的事了，至少三百年前或千年前吧！哈密德墓穴旁立著駱駝石像，墓地沿著周邊展開，每個人都想依傍聖者，好更接近天堂。千百座墓中最古老者早就湮沒於荒草間，較新的墓上還殘留阿拉伯碑文，更新一些的有西里爾刻字，且畫上鮮明的色彩，十數年間將不褪色。到處雕刻著與死者有關的物品，如酒館老闆的墓以茶壺裝飾，而私家司機的墓則以卡車圖案裝飾。新墓以拉丁字符為主，但阿拉伯字母也逐漸可見。

夜晚自蘇菲·哈密德墓園可望見三迦超 (Sangaczal) 的光輝，這是一座超現代化的終點站，由英國石油公司經營，為裏海的石油及天然氣以油管經由黑海和地中海輸送的起點。

這條路數度分叉開來，有時這些支路又合在一起，有時卻消失在最近的坡地中。克林是對的，沒有嚮導到不了，下個轉彎處後是一片不大的高原，在其邊緣處，也就是下一座山丘前端，蹲伏著一座窮困的農莊，就是這兒了！

校長論政

一為歷史正道勇闢言路

◎李登輝



欣聞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賴振昌校長，利用公餘之暇，秉持知識份子關懷社稷、勇於提論國家政事之用心，將其多年觀察心得，集結歷年勤於筆耕之建言論述集結成冊分享於國人，實屬難能可貴，這也充分展現知識份子，為國靜言的勇氣。

福爾摩沙·1949

面對1949—尋找台灣國家的身分印記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副研究員)

台灣地處太平洋西南海邊，「受外邦統治了數百年」，其中荷、西、明屬屬於短暫而局部，清帝國統治時間最長、日本帝國統治堪稱最深入，顯與東亞地緣政治有關。但是十九世紀末葉日本打敗中國、二十世紀美國崛起都直接影響到台灣的命運：邁入近代的台灣，先是日本的一部分，繼而被宣稱是中國的一部分，民主化以後則「已經獨立說」漸成主流。問題是，台灣何時、以何方式成爲一個國家？

儘管陳隆志教授認爲解除戒嚴以後，經過李登輝的民主改革，包括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已經使台灣「演進」成爲一個獨立國家，這套說法被民進黨接受，相當程度表現在1999年該黨全代會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但是前述何時誕生的問題仍未解決。如果在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九〇年代台灣成爲一個獨立國家，那麼豈不是應該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爲國名、應該尊稱李登輝爲國父？換句話說，相信「已經獨立說」的人不能把國民黨或中華民國視而不見，不能不對1949年開始流亡台灣、且造成台海兩岸分裂爲兩個政治實體的過程，予以重新解釋、重新看待。

國民黨政府得以在1945年接管台灣，是在美國同意且協助之下爲之，蔣介石於1950年在台北宣布「復行視事」也得到美國政府的祝賀，不過在韓戰爆發以後杜魯門總統明揭台灣地位未定論，卻支持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這些現象之間不乏矛盾，但政策效果是誕生了台海兩邊的「分裂國家」。吾人在法理上固然要注意1952年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但在現實上要注意的是1949年開始的分裂分治。

1949年1月，美國國務院注意到中國海空軍正在台灣建立總部，重要中國官員的家屬與財產也撤往台灣，顯示中國政府正在建設台灣作爲撤離大陸後的堡壘，國務院主張確保台灣不會被赤化，但「應該極力避免粗糙的單方面介

「政治」是社會資源的總分配者，知識份子願意走出象牙塔，過問政治，此乃國家之福。知識份子秉其學養，貴能滿懷社會良知，爲政治注入一股清流，但也忌諱紙上談兵，徒發空言。對政局的評論，尤要有一定的高度視野，也要有相當的歷史宏觀與遠見，所論縱使都是眼前之施政枝節細微，學者議論既出，應求對政壇有撥亂反正的指引作用，讓涓涓細流蔚爲歷史之長河。

「政治」是社會權力的較量場，絕對的權力讓人絕對腐化，政治評論則是防治腐化的藥劑良方，因此，論政者必須長保耳目清新，最忌附合既有權勢，爲之包裝發言，而應力持社會良心之批判性，對不公不義秉筆直批，尤要秉持人間大愛的惻隱之心，主導關懷弱勢之正義。

一個有爲的政論者，當一路揭發爲政之不端，字裏行間並深植懷遠大之願景藍圖，一路能頻爲全民福祉請命，爲歷史正道勇闢言路；學者論政，更當在政治現實中，獨秉光明正大之洞察，藉學術殿堂之利刃，狠劈社會之不公不義，導正來日歷史之不幸沉淪。論政者確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雄偉氣魄。

值此賴振昌校長出版《校長論政》文集，登輝有感其滿懷勃然大志，以立論宏遠、思路清激之論述，並不吝展現知識份子之政治之良心，殊堪嘉許並特此爲文予以肯定！

入」；同月美國國安會草擬的報告又說：「福爾摩沙人反日本也反中國，希望在美國或聯合國的保護之下獨立。但是本土福爾摩沙人缺乏政治經驗，沒有組織，也沒有很強的領導。……」同年3月3日國務卿在國安會又說：「在嘗試將福爾摩沙與大陸切割之際，我們面對了遍及大陸的『收復國土』主義所可能造成的威脅。……我們不能公然顯示對福爾摩沙的興趣，……想讓福爾摩沙脫離大陸掌控，我們必須小心隱藏這個願望。」

這一段資料所由來的1949年美國對外關係檔案 (FRUS) 中的對台政策部分，友人雲程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網友們一兩年來辛勤翻譯校正，終於要公開出版了。當台灣的國家身分日漸凸顯，同時也面臨更多質疑挑戰的時候，感謝他們的努力。畢竟我們重新看待、重新解釋1949的時候，不能無中生有，必須根據料與現實的需要，找到最適當的國家論述。





想——想想 · 台灣

◎蔡英文 (財團法人小英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總統選舉過後，很多人會問我，接下來要做什么？我總是回答：好好想想台灣。多數的人對我的答案很好奇、也很困惑，什麼叫做好好想想台灣？

有一天我在路上，車子停紅燈的時候，我看到停在旁邊的機車騎士順手把引擎關了，等到快要變綠燈時，他才重新發動。其實他並不需要這樣做，不過，因為他的舉動，台灣在那幾十秒之內就少了一台摩托車的廢氣。也許以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樣做的減碳效果微不足道，但是，在我看來，這個摩托車騎士他在想台灣。

我在電視上看到，有一個年輕人，國際上有體育賽事的時候，他常會穿上電音三太子的服裝，後面掛著國旗，到場為台灣選手加油。他要告訴別人，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美麗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叫做台灣。也許跟政府宣傳的力量相比，他的舉動



看起來很渺小，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年輕人他在想台灣。

我認識幾個歐吉桑，他們事業有成，想為台灣做一些事。他們看到偏遠地區的孩童下了課，沒有家人陪伴，甚至沒有書桌讓他們好好寫功課，所以，他們努力想辦法，想找更多的人，更多的資源，在台灣各個偏遠的鄉鎮成立課後輔導中心，讓放學後的孩子有地方去。他們想要陪伴這些孩子成長，想讓這些孩子們知道，這個社會並沒有放棄他們，他們也不許放棄自己。在我看來，這群可愛的歐吉桑他們在想台灣。

想台灣其實是一件很甜蜜的事，只不過，政治上許許多多的紛擾與無奈，把想台灣這件事變得沉重與複雜。「想」不只是思念，「想」是把台灣當成一個思考的對象，來為這個國家的重要問題想出現解決的方案。要想得很全面，要想得很透徹。過去，我們總是認為國家與政府會幫我們想，但是，這幾年下來，我們逐漸體認到，這個想法也許是錯

的。如果沒有人幫我們想，我們只好自己來想。想清楚了，我們就自己捲起袖子來做。這就是我所說的，好好想想台灣。

任誰都無法否認，台灣是一個處境困難的國家，這個國家內部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我們的經濟出了問題，現階段最大的考驗是，如何實現公平正義而不去傷害市場機制與經濟成長。所以，我們應該好好想想，未來台灣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到底是什麼。

其次，我們的民主政治出了問題。長期以來的政治對立，導致台灣這個社會無法凝聚一股集體意識來共同成就一件事情。然後，我們的司法單位無法得到人民的信賴，民主體制像是拼圖缺了一角，最終的公平仲裁者始終無法出現。各說各話，信者恆信，成為這個國家與社會的宿命，它幾乎每天都在腐蝕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再來，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也需要好好想想。大多數人都隱隱約約覺得，中國社會內部充滿了不確定性，同時它對我們的主權充滿了侵略性，可是，我們除了眼睜睜地看著台灣越來越依賴中國之外，好像什麼也不能做。為此，我們需要多認識中國。特別是，我們要跳脫過去談論兩岸問題的既定架構，要把新觀點新視野注入到我們對中國的理解當中。不只要了解中國如何看待中國，也要了解中國如何看待世界，與如何看待台灣。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深入瞭解中國的政府與人民，我們也需要想想現階段台商的處境。

接下來，我們還要想想台灣在國際間的位置，以及國際情勢的變化到底對台灣有著什麼樣的影

響。歐債危機、金融海嘯、美國大選、中國經濟成長減緩、金磚四國衰退、中東地區的民主化，這些遠距離的事情對我們來說有什麼意義，今天我們需要很努力地來想想。

當然，我們還有社會福利的問題。台灣目前仍然沒有完善的社會安全網，有許多弱勢者沒有得到應得的尊嚴照顧。但是，未來的社會安全網，如果沒有好的系統設計，將會耗盡國家的財富，而得不到良好的品質。所以，我們要來好好想想，各種社會福利政策最好的實踐方案是什麼。同時，我們也應該好好想想，如何進行民間社會的培育，以社區為單位，把照顧、關懷、就業、產業四個面向結合在一起。

最後，我們還要想想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創意，以及，那個台灣之所以是台灣的特殊性。

很多人知道我要成立網路論壇時都勸我三思，因為在這個資訊已經爆炸的年代，實在沒有人有閒情逸致接受更多的資訊。還有人告訴我，網路上的東西要輕鬆好玩，否則一下子就陣亡。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很樂觀，我始終相信台灣社會對理性討論的渴望是存在的，我也始終相信在網路笑話與電視名嘴互罵之間，有一塊很大的空間，它正等著我們去把它找出來。

這一大塊空間是想想的空間，這一大塊空間是台灣未來的希望。所以，「想想」不只是一個網路論壇，我還期待它是一場運動，一場溫柔、堅定、嚴肅、又細緻的思想運動。

在這個年代弄嚴肅的網路論壇也許是個天真地嘗試，但是我願意為台灣試試。你多久沒想台灣了？歡迎大家一起來這個園地共同為台灣想出一條路。

從台西到台北——力爭上游，有為有守

◎張隆盛

《從台西到台北》一書是作者林益厚兄的七十自敘，台西是他的故鄉，土壤貧瘠，生活條件差，是台灣經濟最落後的地區之一，居民多往外謀生。台北是台西人最嚮往的地方。益厚兄的人生從台西開始，初中到虎尾，高中到台中，聯考分發台灣大學，在兄妹等家人犧牲資助，自力半工半讀之下，順利完成台大社會系及農經研究所學業。由於對人口問題涉入最深，他的畢業論文即以台灣人口的變遷為題，人口問題包括：人口成長、人口素質、人口分布、家庭結構，乃至人口都市化、住宅短缺等等，成為他後來長達三十四年公務生涯的主軸。

台大畢業後，他加入經合會都市建設及住宅計劃小組(簡稱UHDC)工作，UHDC是王章清先生鑒於台灣正面臨快速人口都市化現象，必須及早籌劃回應，乃於1965年申請聯合國開發總署同意派遣專家來台協助，於是在經合會成立UHDC，指派張祖璿先生為執行秘書，並調派公共工程局資深幹部如：李如南、倪世槐、葉昌鑄、高啓明等先進，配合聯合國顧問展開各項規劃及研究工作，聯合國派遣的顧問團長為孟松先生，其夫人為住宅專家，亦受聘為經合會顧問，其他團員包括：貝爾瑟、辛慈、柯逸山、艾姆斯等，都是經驗豐富、熱誠工作的專家，他們除了提供政府政策諮詢及建議之外，並積極協助人才培育工作，UHDC在這段期間廣招國內外年輕人才，運用聯合國資金及中美基金，派遣人員出國考察或進修，我國退出聯合國後，顧問

團撤回，經合會將UHDC改設正式單位，並延續人才培育工作，多年來培育出許多傑出人才，成為台灣推動住宅及都市發展規劃工作的中堅，益厚兄是其中之一。他在經合會任職前後十七年，主要作人口及住宅政策方面研究，期間與朝夕相處的黃詠涼小姐結為連理，是UHDC的佳話。

內政部營建署於1981年由營建司昇格，擴大編制及業務範圍，除了原先的都市計畫、建築管理、公共工程及國民住宅之外，增加原由民政司主管的國家公園及地政司主管的區域計畫業務。益厚兄以住宅專長於1985年被延攬擔任國宅組組長，1986年奉派擔任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任內強力阻擋蔓延南台灣的開挖草蝦漁塢，展現他不畏強大壓力的魄力，並主導收購龍鑾潭西側數百公頃的土地，還大力保護候鳥，推動梅花鹿復育計畫，並開闢墾丁西海岸景觀道路等等，為今日墾丁奠下良好的基礎，這期間他與同仁們齊心協力，感情深厚，多年之後，退休人員定期聚會，號稱「墾丁一族」，可見他的領導能力於一斑。

1988年他調昇營建署主任秘書，襄助署長推動營建業務，這階段營建署陸續完成四個區域計畫規劃工作，成立玉山、陽明山，以及太魯閣三座國家公園，並推動完成徵收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工作。1991年昇任副署長，這時增加了雪霸、金門兩處國家公園，國宅政策也多所更替，國宅提昇到整體住宅的層次，同時積極開發淡海新市

鎮等等。

1999年他受知於黃主文部長，昇任營建署署長，他在署裡經歷完整，識者咸慶得人。

益厚兄上任署長不久即面臨台灣省精省，行政院決定將台灣省住都處以及建設廳第四科等相關單位併入營建署，人員暴增二千餘人，經費預算由數十億增加到數百億，業務由政策面擴張到執行面，管轄單位辦公室及工務所遍及台灣各地，工作之繁多，可想而知。另外，是台灣遭遇九二一大地震，營建署負責災民安置以及災區重建工作，這些他都全力以赴。2002年他突然申請提前退休，結束他長達三十四年的公務生涯。

三十四年的公務員生涯加上就讀大學及研究所六年共四十年，正是台灣人口快速成長、政府推動重大建設、經濟繁榮發展時期，四十年來人口增加一倍，城市由小變大，大都市變成都會區，都市地價高漲，公共設施不足，住宅缺乏，違建充斥，而人多了就上山下海，造成環境破壞、環境污染等等，問題相繼出現。《從台西到台北》可以說是這段時期的見證，益厚兄以參與者的身分，歷敘其間的現象及變遷，由於是親身經歷，故彌足珍貴。

益厚兄苦讀出身，力爭上游，經過政府極力栽培，學有專精，是有能力、有幹勁、有為有守的標準公務員，可惜的是，他在公務生涯鼎盛之際，因他拒絕「關說」遭降調「懲處」而被迫提前退休，



他個人對此處之泰然，卻是國家的損失！他退休後受聘於文化大學景觀系擔任教職，六十五歲屆齡退職。目前擔任永續發展學會理事長，經常應我之邀結伴旅遊，所見所聞既多，專業部分仍持續精進，所以這本書僅是「逗點」，可預期他將再努力撰寫未來歷程，相信是多姿多采，讓我們拭目以待！

一年一會，歡喜相見

2014第二十二屆台北國際書展

1本79折 3本69折
滿1000元送允晨紀念T恤(前20名讀者) 滿1500元送允晨紀念書包

· 展覽地點：台北世貿展覽一館(台北市信義路五段5號)

· 展覽時間：2013年2月5日(三) 10:00-18:00 (限專業人士入場)
2月6日(四) 10:00-18:00
2月7-8日(五~六) 10:00-22:00
2月9日(日) 10:00-20:00
2月10日(一) 10:00-18:00

· 本館位置：B區429

← 信義路 → 信義線 台北101/世貿站

新書發表會訊息

時間	地點	活動
2014/02/07 17:00~17:45	一館黃沙龍	波蘭作家 沃伊切赫·古瑞斯基《邊境》新書發表會
2014/02/09 12:00~12:45	一館藍沙龍	想想台灣：想想論壇選輯發表會
2014/02/09 14:00~14:45	一館迷你沙龍	康寧祥《台灣，打拚》座談會
	允晨文化展位	韓秀《長日將盡》新書簽書會